

# 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新世纪剧社

傅 铎

## 〔一〕

新世纪剧社是随着当时抗战形势的发展，在敌后诞生的文艺团体之一。在八路军北上抗日的影下，冀中各县纷纷成立了“抗战救国动员会”。蠡县是一个富有革命传统的地方，早有我们党的地下组织，所以蠡县的救亡运动开展的既快又好。有共产党员打先锋、做骨干，首先把当时失学的学生、教员召唤起来。面对日寇的侵略，真是一呼百应，人人义愤填膺，有压抑不住的抗日怒火，愿洒满腔热血、愿抛颈上头颅，为民族生存而战斗，立即组织了“蠡县抗日救国动员会”，下边分设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工人救国会等群众团体。并联合组成了若干宣传小组，像一股洪流分别深入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每到一村召集村民开会、演讲，号召“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支援抗日战争。但是这种口头宣传，毕竟是单调的，靠一张嘴巴宣讲抗战大道理，就是再有口才的人，嗓门再大，声音再亮，语言再生动，听的人也难免觉得枯燥无味。你在台上大声疾呼，喊哑嗓子，下边群众还是为数不多，而且是你来我往，站不稳脚，听不入耳。因此，总不免有号召力不强，收效不大的情况存在。如何改变这种局面，确实是需要研究解决的当务之急。一个宣传小组提供了先进经验。他们让一位女同志唱了一个歌子，歌名叫《松花江上》，颇受群众欢迎。象“吸铁石”一样吸来了不少听众，台下鸦雀无声，洗耳静听，而且听完之后还恋恋不舍，不愿离去。一位老大娘走上前来拉着那位唱歌的小女同志说：闺女，再唱个“葱花姜”（松花江）吧，着实好听。一个歌子唱了几遍听不厌，听不倦。从此，象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大家议论纷纷，如果能成立个剧团有多好，锣鼓一敲，又演、又唱，红火热闹，群众准欢迎，准能召来人山人海。为了加强宣传效果，说

干就干。于是，就由县教育界的老前辈，在全县知识分子中享有威望的刘通庸同志挑头，负责筹建剧社。我在蠡县高小读书时是刘通庸同志的学生。在学校每次开同乐晚会时，我都参加演出，又装男又装女，又演又唱，是个文艺的爱好者，号称“活宝”。失学以后，又在保定一个教会办的剧社学演过一年多的文明新戏，所以也被邀参加了剧社的筹备工作。那时我既失学又失业，在家务农，是村“抗战救国动员会”的负责人，听说要成立剧社，我是十分拥护，如鱼得水，欢欣之极。蠡县各机关、团体的负责人，听说成立剧社都很热心，积极为剧社推荐人才。很快挑选了一批吹、拉、弹、唱的活跃分子。自然，在组建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旧社会那种歧视“戏子”、“吹鼓手”的封建传统观念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被推荐出来的演员大多是学生、教员，那时算是有名望有地位与众不同的人，有的嘴里不说，心里总是有个不大不小的疙瘩，认为到剧社去演戏不大光彩，不够体面，舆论也不好听。当然，在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这个大前提下，生命可抛，热血可洒，还有什么光彩不光彩、体面不体面可谈呢？男同志们思想容易打通，困难的是女同志。尽管她们个人可以完全服从抗日工作的需要，家里的老人，兄长思想不通就是一关。因为剧社就在家门口上活动，亲戚朋友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台下不见台上见，当个“戏子”还是“坤角”，好像矮人一头。段森同志刚十三岁，很有表演才能，聪明伶俐，很愿参加剧社，她的哥哥听说妹妹参加了剧社，转弯抹角的找理由，拉段森同志回家，说什么年纪小离不开家，还得上学等等。他把段森同志拉回家，段森同志又偷偷出来，又拉回家，又偷偷出来，最后还是离开了剧社。还有楚萱同志的母亲，坚决反对女儿到剧社来演戏，说天老爷来请也不许参加。总是强调了半

辈子书，念来念去当个“戏子”，没有出息。把楚董同志关在家里，用绳子绑上，大门不让我出，二门不准进，坐了“禁闭”。经过了不少人以“车轮战术”来劝说，做了不少工作，讲了不少抗战大道理，最后总算是勉强打通了思想。

经过了一段筹备工作，人员算是凑齐了，总共有二十一、二人，还算精干。推举出张春霖当社长，下设总务部、剧务部，刘继同志负责总务部工作。因为我演过戏，好歹有点实践经验，矮子里边拔将军，所以让我负责剧务部的工作。刘通庸同志虽不算剧社成员，但他实际是剧社的“后台老板”，剧社有什么困难，都是他跑前跑后。剧社组建起来，剧社成员王偕同志把他家的一处房子贡献出来做宿舍、办公、排演场地。其他的一切演出器材还八字没有一撇呢，按刘通庸同志的说法，“骑着马找马吧”。由于抗战形势的迅速发展，宣传工作的急需，剧社要马上成立起来，快快排戏，快快演出，快快和群众见面。

刘通庸同志费尽心机给剧社起了一个名字：“新世纪剧社”。顾名思义，就是创造新的世纪，迎接新的世纪，这个名字得到大家的称赞。

一九三八年二月，一块蓝底白字上写“蠡县新世纪剧社”的醒目的大牌子，挂在县城西小街王偕同志家的大门口，从此新世纪剧社正式诞生了。

## (二)

剧社成立的那天，刘通庸、张春霖、刘继同志，清早就赶来剧社驻地，等着欢迎大家。为同志们整理床铺，扫院子，扫屋子，抬桌子，搬凳子，忙了个不亦乐乎。早饭后，剧社的同志们扛着行李，带着自己的胡琴、弦子、大鼓、笛子、口琴等乐器从四面八方陆续来集合。都是年轻人，都是活跃分子，个个喜笑颜开，不少人还是老同学，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又走到一起来了。一见面说说笑笑，蹦蹦跳跳，好不热闹，霎时间一个沉静冷清的小院，一片生机、春意盎然，满院生辉地沸腾起来了。

很快就着手排戏了。剧本有的是领导找来，也有自己编写的，还没有导演，怎么办呢？只有自力更生，没有“银朱”，“红土”也就是好的了。我和郭克同志演过戏，就分担了导演工作。说实话我们都不懂导演专业，真有点打着鸭子上架。过了几天，齐祖耀同志来了，他演过戏，比

我和郭克高明，也参加了导演工作。虽然我们都缺乏艺术实践经验，好在我们都有一股子蓬蓬勃勃抗战救亡的热情，都有一股子敢说敢做、不怕丑、不怕羞的创业精神，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阻挡我们。齐不齐一把泥，丑不丑一合手，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我们导演、演员如兄如弟合作得很好，团结得很好，排演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整个剧社连男带女只有二十一、二人，同时排几个戏，一个人扮演几个角色，扮了男的扮女的，扮了老头扮青年，扮了鬼子扮汉奸，真是放下“流星”耍“大刀”，没有喘息的机会。工作越紧张、越忙乱，同志们心情越愉快、越舒服。

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看着门口挂着亮晶晶的“蠡县新世纪剧社”牌子，听着院子里的鼓声，吹、拉、弹、唱声，都以热情赞许的目光，喜盼自己的剧社早日演出抗战新戏。

经过一段排演实践，同志们都很用功，很努力，作戏严肃认真，特别是演员对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充满着爱憎分明的感情，剧本内容又激励着他们的创造欲望，所以进步很快。尽管在表演才能上有长短不齐之分，但总的来说，一台艺术新苗在茁壮成长。尤其是齐祖耀同志扮演的老头、张震同志扮演的日本鬼子、郭克同志扮演的老婆、王偕同志扮演的青年、李彩云、刘魁生同志扮演的小孩，都各有特色。女同志刚来剧社，过去没有登过舞台，总是有点抹不开面子，愿意扮演姑娘、学生，不愿扮演媳妇。所以只好由沈雁同志男扮女装演少妇。这样，沈雁同志就成了剧社挂头牌的“大青衣”了。

正当我们日以继夜突击排演当中，在前方的八路军英勇将士流血奋战，奋勇杀敌的胜利捷报频频传来。缴获日军的枪枝、战刀、钢盔、皮鞋、黄呢大衣等等战利品，送给我们做演出的用品。这对我们排演工作又是一个战鼓催征、快马加鞭的极大动力，激励着我们快排、快演、快上前线慰问前方将士。热情高，火气大，劲头足，愿把全部青春活力献给抗日救亡工作。经过一个月的奋战，我们排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活路》、《自取》、《小英雄》、《王百计》、《察东之夜》、《胜利归来》、《拒毒》、《母老虎》、《新花子拾金》、《游击队》等十多个剧目。

节目排出来了。准备先在县里举行首场演

出，请群众鉴定，丑媳妇不怕见公婆。一个降生刚刚满月的婴儿就要见世面了，我们的心情既高兴又紧张。

### 〔三〕

我们带着喜悦心情，积极准备首次演出工作，全体动员起来，挨家挨户借服装，借道具，借汽灯，还把演员自己的床单、毯子，凡是演出需要的东西都收集起来，我们没有多少资金，不敢花钱，一切自力更生。化妆用品小县城买不到也借不到，只好找代用品了。没有油彩就用墨，用糯米子灰，没有胭脂、口红，就用农村过年贴对联的梅红纸沾上唾液往脸上擦，经过试验，效果满好，克服了种种困难，一切就绪，只待演出了。

新世纪剧社要演出抗战戏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人人奔走相告，很快就满城皆知了。都象盼过年、盼节日一样盼着演出日期。演出的场地在蠡县城内城隍庙对面的大戏楼上。“七七”事变前，这里逢年过节经常演出大戏，什么西皮、二簧、梆子腔、丝弦、昆曲、拉拉调。演话剧还是开天辟地第一回。因此人们都有一个好奇心，抗战新戏怎么演、怎么唱，只听说过，没有见过，都想看个稀罕，开开眼界。演出的那天傍晚，天刚擦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奔向了大戏楼。戏楼前熙熙攘攘挤满了热情的观众，围着戏楼摆着一圈小商小贩，和往常唱大戏一样的热闹，一样的气派。

古老的大戏楼装饰一新。前脸挂着一块紫红色新大幕，上边箍着“蠡县新世纪剧社”几个白色大字，这块大幕是剧社唯一的最最贵重的家产了。戏楼周围贴满了抗战标语，画着很多抗战漫画，醒目耀眼，招引着一群一群的人围观、议论，都说这和唱大戏派头就是不一样。

天渐渐的黑下来了，演出就要开始了。报幕员梁文周同志（他是个大学生）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到台前向观众行礼、报告节目。首场演出的节目，我们选了《放下你的鞭子》、《活路》、《自取》、《胜利归来》。

首场演出收到了不寻常的效果，震动了全城。有的说比大戏好，看得清、听得懂，和真事一样；有的说看了戏大快人心，热血沸腾。第二天清早，我们的“后台老板”刘通庸同志就跑到剧

社驻地向我们来祝贺、鼓励，他高兴的闭不拢嘴，两只眼睛乐的眯缝成了一条线，连走路也象喝醉了酒，轻飘起来了，进门称赞不绝口地说：演得好，第一炮打响了，全城开花，童叟称赞。

首场演出收到如此强烈效果，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这引起了我们的深思。我们的剧目并不都是名著佳作，我们的演员是刚出学校大门的青年学生，没有高超的表演艺术，我们的灯光、布景非常简陋，更不会引人入胜。那末是什么力量使观众如此热血沸腾呢？事实使我们悟出了一个道理，是我们的节目内容倾听了群众苦难，揭露了日寇罪行，回答了人民要求，代表了人民愿望，指出了奋斗目标。人民从戏中目睹了日本军国主义野蛮兽行，恨上心头、血涌心头、火烧心头，大大激发了抗日热情，明白了抗战是生存，妥协是死路。我们演出鼓舞了人民，振奋了人民，同时教育了我们，提高了我们，使我们开始懂得了舞台是战场，懂得了文艺的战斗作用，由此更加热爱我们的工作，更加热爱我们的事业。

首场演出的反映，象雷鸣闪电一样，从城里传到了乡村，传到了部队，我们顺应广大群众的要求，立即着手准备深入农村、深入部队，送戏上门、巡回演出的工作。

### 〔四〕

正当风和日暖、百花盛开的季节，我们象战士开赴前线一样，以激动的心情，战斗的姿态，昂扬的步伐整装出发了。到群众中去，进行抗日宣传。我们没有什么笨重的演出器材，行动方便，自己携带着必要的服装、道具、乐器，以及书写标语的颜料筒子，二十个人，一队文艺轻骑兵，转战在蠡县各个区、镇及大的村庄。各个村镇，听说“新世纪剧社”要去演出的消息之后，搭戏台、接亲戚、碾米磨面筹办吃的，一片节日气氛。每去一地，我们还没有走近村庄，远远的村头上一群群一队队男女群众自动的站在高坡和路边上，笑盈盈地、热情兴奋地翘首企望着我们。我们每到一村，在村头把队整好，领队的吹着哨子，大家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一二三四，高唱着抗日歌曲前进。别看我们人数不多，走起路来精神抖擞，唱起歌来威武雄壮。

当时，冀中内地的县城，尚未失守。冀中人民没有遭到日寇的洗劫。冀中大平原物产丰富，

正处在“黄金时代”，号称八路军的“衣粮库”，苏联的“乌克兰”。我们所到之地，都受到村民的热情接待。猪肉白面，待如上宾。农村比城市看戏的机会更少，所以我们每场演出更加受到村民的欢迎，又有一番盛况。在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的时候，当戏中卖艺的小姑娘唱完《松花江上》歌子之后，老艺人向观众要钱。这本来是戏中戏的情节，可台下观众信以为真，纷纷往台上扔钱。前台主任出去解释劝阻观众不要扔钱，结果观众被剧情打动了，还是阻拦不住，几乎场场如此，多时每场扔上铜板达九百多枚。这些钱是无法退回观众了，就补充了我们的演出开支。在演出话剧《活路》时，当剧情发展到日本鬼子骑在剧中主人公老头的身上，寻欢做乐当牛做马污辱开心的时候，老头的儿子、女儿奋起反击，痛打鬼子时，台下观众群情激奋，拣起砖头、瓦块投向鬼子，造成了上台台下齐痛打的场面。一次在闭幕之后，扮演日本鬼子的张震同志抱着脑袋跑回后台，就喊：“哎哟！把脑袋打了一个包。”别看打了一个包，他非常得意高兴，证明他演得成功。在演出话剧《张家店》时，剧情发展到日本鬼子兽性大发要奸污一个少妇，扮演少妇的演员沈雁同志拿起菜刀要砍鬼子，菜刀刚刚举起，观众在台下齐声呐喊助威：杀！杀！当菜刀放在鬼子的脖颈上，下边观众又是一阵喊叫：使劲！使劲！接着是一片掌声，一阵喊叫，沈雁同志一看效果如此强烈，本来排演时就是砍一刀，可是现在台下观众鼓掌称快，为什么不顺从民意，来个痛快人心呢！于是沈雁同志就当场加戏了，砍了一刀又一刀，砍了又锯，锯了又砍，台下的掌声热一阵冷一阵，冷一阵又热一阵，连声喝彩，台上台下浑然一体，长了人民的志气，灭了鬼子的威风。

每个戏的演出，都在不同的角度上使观众受到了不同的教育。《活路》和《自取》的演出，批判了当时在一部分人中对日本帝国主义还抱有幻想的念头。如《活路》剧本中写了一个老头，他的论调是：“六十年一个花甲子，在劫的难逃，谁来了给谁拿粮。谁得了天下，谁布告安民，谁也不能不要老百姓。”这种甘当顺民的思想，当时在一部分老年人身上有代表性。结果日本鬼子打来了，面对现实，打消了他的幻想，他才恍然大悟，懂得了亡国奴不如丧家之犬，只有抗日才是活路。

《活路》教育了剧中人，加深了演员的民族感情，也教育了观众。另外在国民党军队败退时，为了掩盖他们那种恐日病的实质，在群众中散布了许多亡国论调，为日本帝国主义不可战胜做了义务宣传。说什么：“日本人的武器好比长梭标，中国人的武器好比剃头刀。”“现在连英、美都不敢和日本交战，我们是小菜一碟。”这也在部分群众中造成了悲观失望情绪。结果《游击队》、《胜利归来》两个戏的演出，批驳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不少群众看完戏之后，找我们谈心，倾吐肺腑之言。他们说：去年“七七”事变，国民党夹着尾巴跑了，县长带着太太，脚板上抹油溜了。剩下老百姓手无寸铁，干等着伸长脖子挨杀了，谁还想到能有今天。你们演的戏，给咱老百姓擦亮了眼睛，长了志气，明白了道理。咱们这么大的中国，这么多的人口，联合起来还打不败一个小小的日本……。有的村里为了表彰我们的演出，给我们赠了“唤醒民众”、“抗日先锋”的锦旗，夸耀我们都是“有志之士”。群众的过高表扬，对我们是极大的鞭策。群众越欢迎，我们就越愿演出，经常是戏演完了，群众围着舞台不走、不散，要求加演节目。特别是在我们本村里演出时，所有的戏都演完了，所有的歌子都唱完了，还没满足群众的要求，乡亲们在台下呼唤着我的名字，叫嚷不休，“再演一个吧，翻翻箱底吧，倒粪也可以（倒粪是指“反场”的意思）。”群众要求文艺生活，但更主要的是戏中反映的内容为群众伸张了正义，他们一扫往日郁闷心情，换来了喜悦的笑颜。

天气渐渐热了起来，已到盛夏季节，我们的巡回演出一直在紧张进行着，足迹不仅遍及了全蠡县，而且接受了各地邀请，跨越了县境，到安国县、望都县、博野县为改编河北民军做过慰问演出。到高阳县为部队祝捷做过劳军演出。到清苑县清凉城一带为收编“联庄会”（地主武装）进行过宣传演出。在不断的演出中，加强了舞台艺术实践，锻炼了演员，提高了演出质量。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我们感到需要增加新的剧目，六月下旬，我们第一次巡回演出暂告一段落，返回县城休整，排演新剧目，迎接新的演出任务。

##### 〔五〕

我们这些从城关和四乡集拢来的同志，时间

一久，作风上、团结上慢慢也显露出一些问题。六月底，梁斌同志从外地回来，县委派他到新世纪剧社担任社长，原来的社长张春霖同志调抗战学院学习。梁斌同志是抗战前的地下党员，又是戏剧专科学校毕业，是个难得的人才。他到剧社之后，抓了思想工作建设，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顿了作风，发展了党员。在艺术工作方面，上表演课、化妆课、“戏剧概论”课，还写了《爸爸做错了》、《血洒芦沟桥》两个剧本，并亲自导演，在“七七”抗战一周年全县纪念大会上演出了。这两个戏的演出，不论在表演上、化妆上、舞台美术上都有新的跃进，对剧社每个同志都有新的收益。排演时，不论是对“台词”、走“地位”都更加紧密的为本剧的主题思想服务，演出时也去掉了不必要的“噱头”，新世纪剧社向专业化、正规化迈进着。

八月份冀中区抗战建国联合会为加强冀中群众的文艺活动，决定成立剧社。有人极力推荐把蠡县新世纪剧社调归冀中抗联会领导，并派冀中抗联会宣传部长路一同志做为“钦差大臣”来蠡县商谈。蠡县县委从抗战全局出发，慷慨支援。于是这个蠡县人民养育起来的、在蠡县土生土长的

新世纪剧社，于一九三八年深秋告别了蠡县的乡亲父老奉调冀中，肩负起新的任务，踏上了新的征途，去迎接新的未来。

新世纪剧社在蠡县虽然仅仅度过了短短的五个月，他在舞台上留下的艺术形象，尽管还是非常粗糙的，但在当时当地却深深印在蠡县人民的心目当中。

四十多年过去了，蠡县的人民，蠡县的干部，凡是经历过那个不寻常的年代，看过新世纪剧社演出的，至今仍留给他们亲切的记忆。因为他是蠡县劳动人民的儿子，他的文艺活动和蠡县人民有着患难与共、水乳交融的关系。四十多年过去了，革命文艺工作发展的实践证明，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条件下，创作的题材可以多种多样，艺术质量有高有低，但是文艺为革命服务、为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服务，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更好地发挥文艺的社会教育作用这个光荣传统，“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用光辉无邪的思想引导人民前进的政治责任，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坚持、继承和发扬光大的。

一九八〇年八月于北京

〔上接 109 页〕

委员们七手八脚地忙起来，我忽觉得鼻子有些发酸，模糊中，我仿佛看见工会主席突地发胖了，长高了，像座铁塔似的兀立在阳光下……

以后，我到扒楼沟搞优抗工作，给缺地少地的抗属调剂土地，给缺少劳力的抗属组织代耕队；以后，又到芦子河征收经济作农业税；再以后就参加了减租减息运动、动员新战士入伍、组织变工队……到秋季反“扫荡”时候，我已经能在敌人缝隙中穿来穿去，而不用耽心找不到吃住地方了。这期间，在“按捺不住”的情况下，我写了一些通讯、特写、短篇小说——这些作品谈不上什么艺术性，只是在某些侧面粗笔勾画了一点保德农民在建设根据地中的战斗事迹而已。这年冬天，我被调回边区参加整风运动。1944年，晋绥边区发起了“七七”文艺奖金征文运动，在亚马、周文等同志的领导下，我和西戎、常功、芦梦、胡正、张朋明等同志合写了《王德锁减租》、

《大家办合作》两个大型秧歌剧——这两个剧本分别获得了“七七”文艺奖金甲等和丙等奖。以后又写了些短篇小说和小剧本……

我就是这样走上文学道路的。我小时候倒是爱看旧小说，但万万没有想到我居然会把文学创作当作终身职业；实践证明，我确实不是块当作家的料。但在贫穷落后、十分困难的晋绥边区，边区的党政领导，特别是负责宣传、艺术领导工作的张稼夫、周文、亚马同志能够断然采取了“就地选材、土法培养、深入实际、改造思想”这样的方针，我认为是有远见、很有气魄的，而且也确实收到了良好效果，现在活跃在中国文坛的马烽、束为、西戎、胡正……不就是在晋绥那块贫瘠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吗？——不能因我的愚顽和无能，而否定当时的正确措施！即使象我这样的人，每当回忆起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也是使我非常向往、非常动心的。

1982.1.18, 太原

— 117 —